尚書通考卷之五

五礼

吉凶軍賓嘉（聖人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孔穎達曰周礼大宗伯云以言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憂以賓礼親邦国以軍礼同邦国以嘉礼親万民之婚姻知五礼謂此也帝王之名古今之礼或殊而以周之五礼為此五礼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礼亦當是前代礼也

吉礼之別十有二

以禋祀ヽ昊天上帝　以実柴祀日月星辰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以血祭ヽ社稷五祀五嶽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以肆獻祼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　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

凶礼之别有五

以表礼哀死亡　以凶礼哀凶札
以弔礼哀禍烖　以禬礼哀圍敗
以恤礼哀寇乱

賓礼之别有八

春見曰朝　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
時見曰会　殷見曰同　時聘曰問　殷頫曰視

軍礼之别有五

大师之礼用衆也　大均之礼恤衆也
大田之礼簡衆也　大役之礼任衆也

大封之礼合衆也

嘉礼之别有六

以飲食之礼親宗族兄弟　以冠昏之礼親成男女

以賓射之礼親故旧朋友　以饗燕之礼親四方之賓客

以賑膰之礼親兄弟之国　以賀慶之礼親異姓之国

愚按周礼五礼吳才老以為唐虞時无此只是五典之礼

經吉凶軍賓嘉有天下者不能一日闕此如律度量衡之

類脩之恐其廢墜也但其目之凡則或損或益未可知耳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　附庸之君執黄

穎達曰周礼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摈其君則下其君

之礼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君之国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无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国之上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称来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黄者孔云或有所拠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黄也附庸与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帛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黄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礼孤与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于時未以皮為飾

二生　卿執羔　大夫執雁

穎達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

也雁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礼云飾羔雁者以繢謂衣以布而又畫之以雉執之无飾士相見礼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与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礼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雁不必有飾

一死　贄總言六贄

士執雉

穎達曰曲礼云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〻不可生之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雁也鄭玄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

如五器

刘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礼之器也周礼六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

愚按穎達曰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夏氏曰以物言則曰玉

以宝言則曰瑞以形言則曰器今云周礼六器則此五器當是柴望礼神之物経文序于五礼之下非其次矣周礼六器礼天地四方今闕其一非其比矣且如者亦審其同而辨其偽之意蓋諸侯以五玉来見天子而天子又合符之班瑞受終之事也如器巡狩之事也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

一年 天子巡狩四岳四方諸侯在各覲于方嶽之下

二年 東方諸侯来朝于天子之国

三年 南方諸侯来朝于天子之国

四年 西方諸侯来朝于天子之国

五年 北方諸侯来朝于天子之国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日以下尋事諸侯来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尋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分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分東北醫无閭之地爲幽州

并州其山鎮曰恒山

幽州其山鎮曰醫无閭

兖州其山鎮曰岱山

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分東北遼東等処爲營州

營州

徐州

荆州其山鎮曰衡山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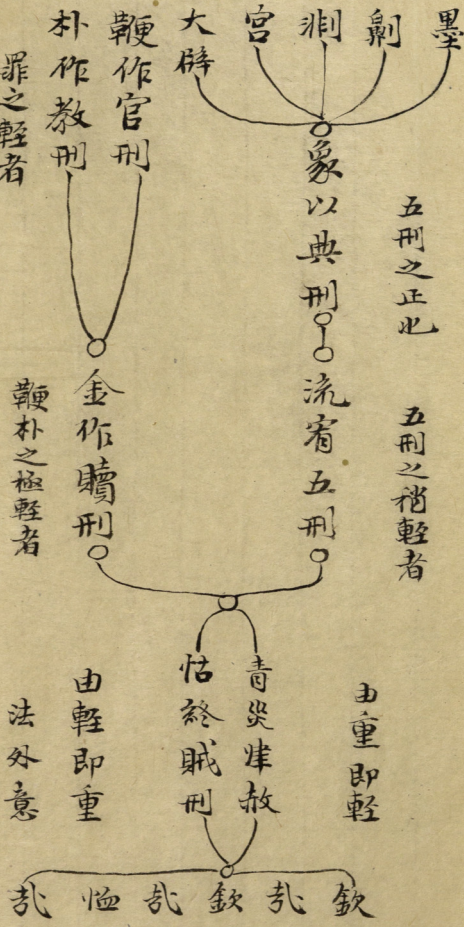
雍州其山鎮曰岳山

周礼職方氏有九州无徐梁營

尔雅有幽營无梁青

亀山楊氏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足強爲之說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〻〻惟刑之恤哉



蔡氏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〻〻以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与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比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

蚩革官府之刑也朱子曰自有一項刑法官府之胥徒如周礼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孝校之刑也朱子曰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是則用此刑鞭扑之如使明撻記之類皆以待夫罪之軽者金作贖刑者蓋罪之極軽雖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軽各有條理法之正也青災肆赦者过誤而不幸入于刑則不待流宿金贖而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者有恃而再犯則雖當宿當贖亦无刑之此二句或由重而即軽或有軽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雖其軽重取舍不同然欽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軽重毫厘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圣人好生之本心也

朱子曰流專以宿肉刑而不下及于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于肉刑則其軽重之間未嘗不致辟也至于过誤及赦故

犯天誅之法則又權衡天五者之內欽恤之旨則嘗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至精至密一一皆從庖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流如水之流也

共工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左傳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違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杜預云即共工

幽洲 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 史記作幽陵括地志云故奚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舜流共工于此

穎達曰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郭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

引尔雅解州也投之四裔〻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于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而云幽州者史

拟後空言之

故置之于此不得他適也

驩兜 驩兜曰共工 云鳩僝功 口孔氏曰黨于共工罪惡同左傳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文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杜預曰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崇山 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朱子曰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穎達曰禹貢无崇山不知其处蓋在衡嶺之南也

竄 則驅逐禁錮之

三苗 国名在江南荊揚之間特險為乱者也○孔氏曰譜雲氏之後為諸侯号饕餮左傳譜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財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貧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貪財曰饕貪食曰餮晏子云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今江州鄂州江州三苗之地也

三危

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括地志云三危山在三峯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県東南三千里

殛

則拘囚苦之

鯀

方命把族績用弗成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无侍匹之謂

穎達曰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稍輕故後言之

羽山東裔之地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括地志云在沂州臨沂県界

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県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為天子　在位七十載

試舜三載

在位通計一百五十一年壽一百十六歲

咨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十二牧也

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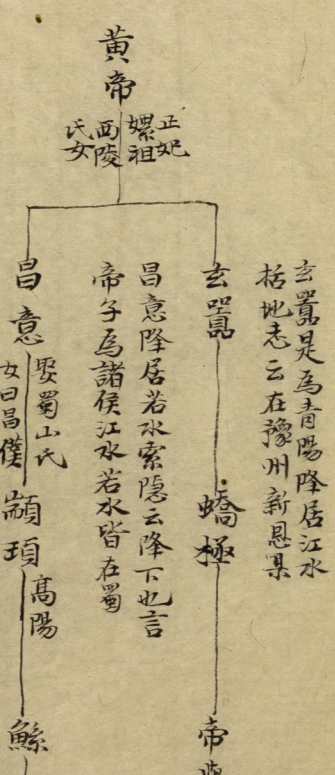
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如姜姓崇伯鯀之子也○穎達曰賈逵云崇国名伯爵也

伯禹高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

攫姓田正官攫名弃姬氏封于邰

契攫氏名姓子氏封于商

世系註見史



五品

父子　君臣　夫婦　長幼　朋友　五者之名位并級也

五教

有親　有義　有別　有序　有信　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

蔡氏曰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然抱

于彝倫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
遜順者于是使之敬以數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
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无〻恥之患
矣

唐圣任曰命援而後僉契富而後教之序也

臯陶臣名左傳文十八年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太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氏曰此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孔氏曰服從也

孔氏曰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穎達曰行刑當就三處
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无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
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大者陳之原野小
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

蔡氏曰孔氏不知何極竊恐惟大辟棄之于市宮刑則下蚕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民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

孔氏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王十朋曰命臯陶次于契刑所以弼教也

夏氏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教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

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擿工垂之指即此也

殳斨伯与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鑿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

共工曲礼六工有土金工木土土工草工周礼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

益孔氏曰臯陶之子也

虞 掌山澤之官 周禮 虞衡屬于夏官

朱虎熊羆 四臣名

孔氏曰垂益所讓四臣皆在元凱之中左氏文十八年太史克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杜氏曰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蔡氏曰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故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文析伯与亦爲垂之佐也

伯夷 臣名 姜姓

穎達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

三礼 祀天神享人鬼 祭地祇之礼也

秩宗 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周礼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

爭亦此意也

孔氏曰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穎達曰主郊廟之官掌叙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礼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礼是也

周礼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也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

夔臣名

詩書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蔡氏曰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既形於書則必有長短之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声依永声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声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

羽所謂声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乱假令黄鍾為宫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礼運所謂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為宫而謂律和声也人声既乃和以其声級之八音而為樂則无不諧協而不相侵乱失其倫次

愚按宫商角徵羽為次者取其声之高下以漸而短者而古蓋黄鍾之律九寸太簇八寸姑洗七寸有奇林鍾六寸南吕五寸有奇其寸之長短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若以相生之法論之則當以宫徵角商羽為次假令黄鍾為宫下生林鍾為徵又上生太簇為商又下生商吕為羽又上生姑洗為角亦以宫商角徵羽為隔八相生之次也

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古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

有樂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又曰古人作詩亦是說他心下所存爭人便將他詩來歌其声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声今人却又安排下腔調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趂得人

又曰音律如尖塔樣閣者濁声尖者清声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声者中声也

新安陳氏曰假令黄鍾為宮相去一律而太蔟為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二律而林鍾為徵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声比徵稍下曰變

徵他皆然所以濟五声之不及也辭見律曆志及律呂新書等書

八音

周礼春官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鑄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龍臣名

二十有二人四岳所領諸侯有在朝者十二州牧民之官九官伯禹弃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龙

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养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又治之末故次命益如此者治人畧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礼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礼先樂後故

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群矣雖盛治功雖成首謨問得行則矣者不安前功遂廢故禹龍于末所以防讒間衛群矣以成其終犹禹十二牧而終以难任人夫子荅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蔡氏曰陟方犹言升遐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揖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史記言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為一百一十年

新安陳氏曰史于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禹九官即以九載默陟繼之篇末總叙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无事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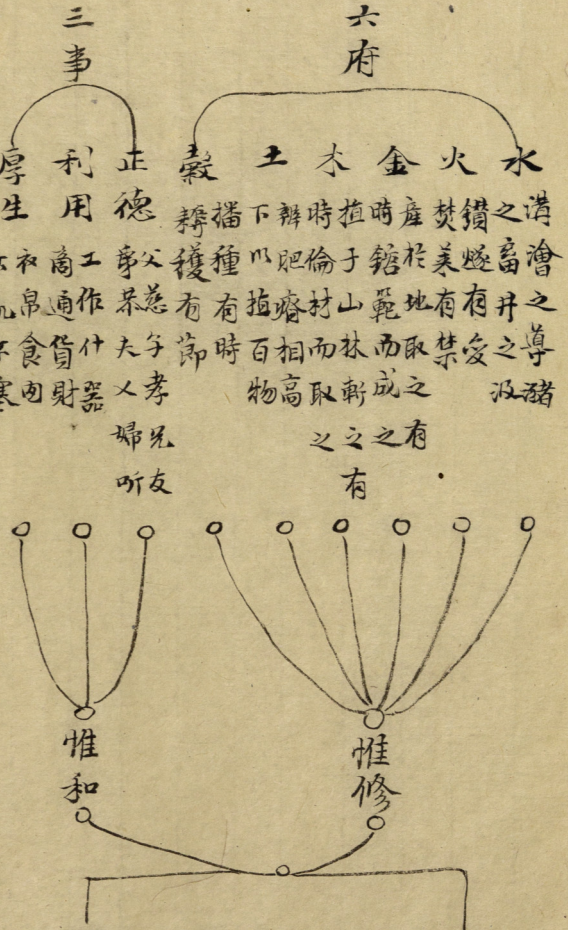
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
与以此观之舜惟得圣矣之臣以共為故終身可恭已而无為
也

愚按經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禹謨三十有三載永禹禪位
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止得一百一十年而孔氏又
增暇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百一十二年蓋採舜殂落
之後有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及孟子有三年之喪畢之說然
史既以舜始終年數總括于後為有明文又合皇極經世所
紀故朱子曰舜年百有十歲

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三事圖

六府用王炎說
三事用蔡傳



愚按此圖可見功成作樂之意蓋始者六府之所以脩三事之所以和雖欲作樂不可強也及其既脩既和則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皆有自然之樂于斯時也圣人乃即其前日歌

詠之言叶之律呂播之声音而後樂始作也故六府三事之
雜然而独終之以九叙惟歌之一句傳曰孔世後仁豈不信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帝王道統

惟精

㊀堯允執其中　㊁舜㊂禹允執厥中　㊃湯建中　㊄武建極

傳授之圖

惟一

愚按中者无过不及大公至善之道也鄉隣有闘而閉戸所
謂无過也往赦則过矣同室有闘被髮纓冠而救之所謂无
不及也閉戸不赦則不及矣上帝降衷不豐于圣不嗇于愚
所謂大公也事理當然之極而无一毫私偽之雜者所謂至
善也常人之情氣質物欲流而罔寛天理民彝微而莫察知
有人心而不知有道心所以失其中至人則明睿所照精以

雖始終无間一以不貳道心爲主而人心所向所以得其中
聖愚之相去遠矣其分則在乎中之存与否耳故自帝而王
若堯之舍嫡傳矣舜之殛父與子湯武之征誅易位其變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万世開太平其常也聖人所以
大过人者無他亦時中而已堯舜禹見而知之口傳面命湯
武以來聞而知之躬行心得而書簡載述先後相符時雖異
而聖則同也然則中之一字乃聖學相傳之統千万世帝王
之治法也後之欲法帝王之治者可不于是而求之乎

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穎達曰釋言云干捍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
以干爲楯名故孔氏云干爲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
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

舞執斧執旄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秉翟故干羽皆舞者所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蔡氏曰五等諸侯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周礼典命上公九命爲伯衣服礼仪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蔡元度曰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三章大夫一章士服皮弁无章数

益稷　禹曰予乘四載

蔡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丑倫切山乘樏力追切輴史記作橇音蕭漢書作毳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居足切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礼一甽之間廣尺深尺田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

愚按畎澮之制蔡氏但據周礼言之蓋虞夏之制已无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与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注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屋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爲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畎澮

陳詳道曰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道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〻上有涂千夫有澮〻上有道万夫有川〻上有
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田倍之
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〻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〻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〻間廣
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〻百為畝〻百為夫〻
三為屋〻三為井〻十為成〻十為通〻十為終〻十為同蓋
三屋為井〻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〻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
井為丘〻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〻方八里五百
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县〻方十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
二十四井為都〻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康成以小
司徒有邑甸县都之别而其名与采邑同匠人有畎遂溝洫澮
之制而多寡与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

謂遂鄉公邑之吏或侵民以公使不得其私諸侯專国之政或
恣為貪暴稅民无藝故畿内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而賈公彥之
徒遂以載師自国中園廛以至甸稍县都皆無过十二是鄉遂
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矣然先
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
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来止而歆而我公田遂及
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與鋤旅师有鋤粟此鄉遂井
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无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
法釋旅师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諸野九一而助則鄉遂
之為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句稍县

都皆九过十二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畆其中爲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畆而家治十畆庐舍二十畆而家二畆半庐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强者有所加予罷者有所罰廉而劝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劝功而無憾于养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又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尔私是也以又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役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萁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

〻間有澮則九万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与同地之所者也洫与澮溝之大者也于成奉洫于同奉澮亦其大畧云耳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経界六尺為步〻百為畝〻百為夫〻三為屋〻三為井〻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夏貢 商助 周徹 校数歳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英貢助而通行者周人之徹也周官載师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県都皆無过十二閭师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

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鋤粟許慎釋鋤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十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同乎商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爲商制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畊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人功未

足以尽地力故家五十畆而已沿歴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畆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畆則法畧于夏備于周可知矣刘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畆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畆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畆而徹熊氏謂夏改寛簡一夫之地税五十畆商改稍急一夫之地税七十畆周改極煩一夫之地尽税焉而所税皆什一貢公彦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甸而税百畆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畆莱五十畆而税七十五畆也周百畆而徹据不易之地百畆全税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益愈少古之税常軽而後世之税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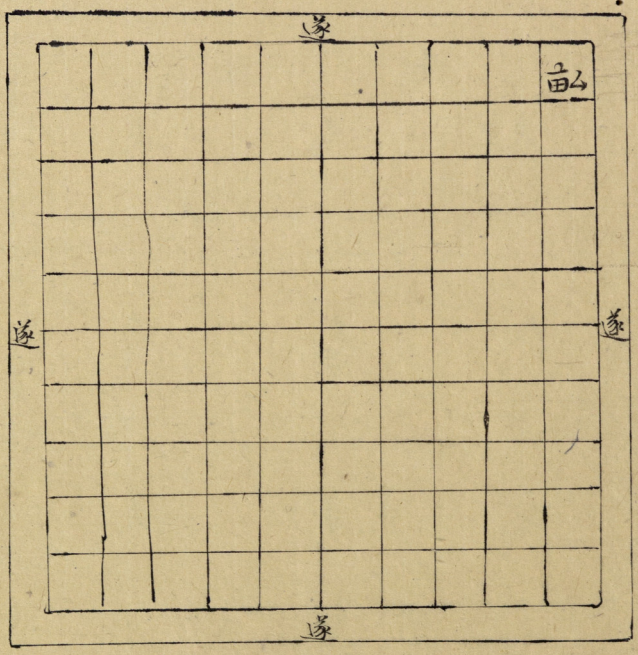
力政 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与其所与者軍旅田猟而已

故任之以地之嫩惡辨之以国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国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无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无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五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养上則不足以上养下則有餘故凡趨徒役又無过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後事牽其中与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四其才六十〻〻有五舍之以其齒国中近而役多故晚　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劳役軽重均而已矣与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無过十

二同意力役有征于卿有征于司徒征于司徒則公用之也
故豊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
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
政在歲成之後惟用于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卿則族師
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卿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鄙長以
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卿百家為族遂百
家為鄙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于百家者非不旗鼓也
司徒之于六卿遂人之于六遂以卿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师鄙
長之旗非大旗也卿有卿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于邦国都
鄙甸稍郊里之地具师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
会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无不率從也其不
役者国中貴者矣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

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
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斉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于
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從家三月不從政然則役之人也
舍之仁也又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
刺不作于下而餘力之頌日聞于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
之子不免成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
舍老者也豈可与設先王之法哉周礼均人无年之力政猶至
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礼也卿大夫国野之役
至于六十〻〻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文曰五十不爲
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与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
十五授兵六十还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还兵其授丘早晚
雖殊其六十还兵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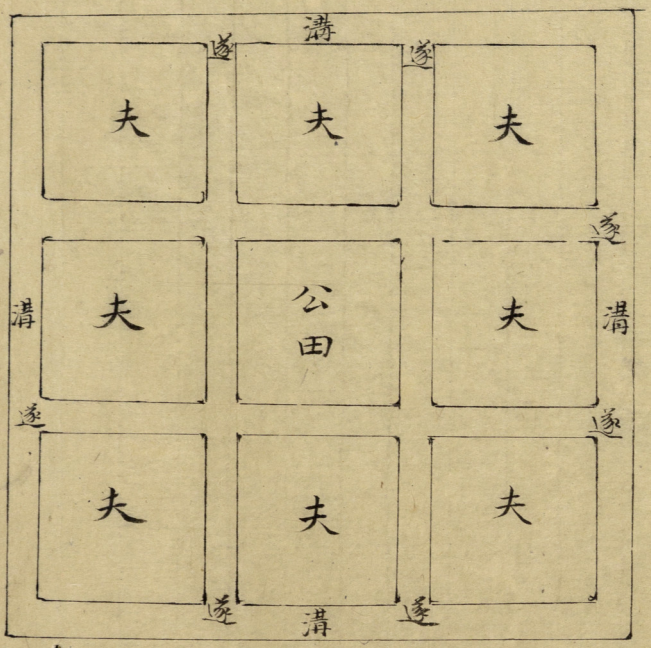
百畝爲夫



夫間有遂

匠人註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田一夫所佃百畝夫方百步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涂廣二尺深二尺曰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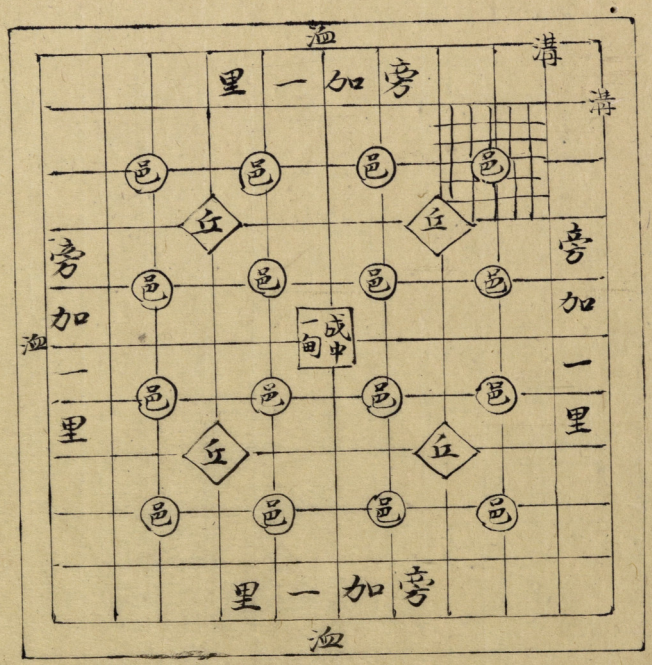
九夫爲井



井間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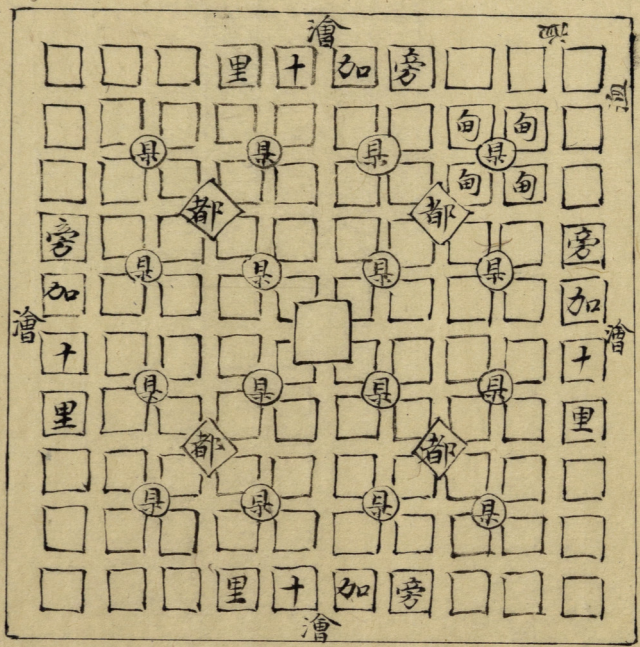
匠人註曰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井之中三井相貫出賦稅共治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曰溝

四丘爲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〻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爲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〻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

四都爲同


洫
洫
洫

遂人戢氏治野夫間有遂〻上有徑十夫有溝〻上有畛百夫有洫〻上有涂千夫有澮〻上有道万夫有川〻上有路以達于畿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万夫四县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于川也万夫者方三十二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北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為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尽主其地

莆陽黄四如曰鄭司農盱江李氏皆以為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师戢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無过十二安在為井田之法周之畿内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国之制此鄭康成等說也匠人戢九夫為井云〻曰此畿内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戢夫間有遂云〻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都县十二取民之法既与畿外井田九一之法不同县都采地井一溝之法匠人又与鄉遂十夫同為一溝之法不同誰

謂成周尽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芽說也夫成周実奉天
下通用井田其著于經本无抵牾而讀者不知經文有上下相
蒙縱横互見之文故爲之說耳吾观載师甸皆指園廛而言冠
国与園廛三字于其上而其下者悉蒙上文今以十二爲田稅
用載内用貢法以井田爲侯国用之王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爲
井等語皆可弃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横言之匠人言
九夫爲溝以方度之其実則一是縱横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
曰匠人溝洫之說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殊不可曉載师謂之
任地則非井田也謂園廛又非井田矣漆林又非田之所植豈
得謂之田稅周之徹法最爲尽善度其隰原徹田爲粮蓋自公
刘已然後時遵守之耳或田周爲井田〻有不可井者柰何曰
所謂井田甚亦可井者井之外山川陵谷所在有之如不可井

則不計其大家与步畝之數長之取盈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
枰而溝洫縱横于其上乎經生說經必欲盡地爲圖四方平正
以就死法故其爲說例皆互異不能自通于是立井田溝洫異
制之說又不能通則以爲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據也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水
粉米黼黻絺繡

蔡氏曰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
下裳之制創自黄帝而成于堯舜也

衣之六章 其序自上而下

日月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取其鎮也
龍 取其變也
華蟲 雉取其文也

繪之於衣

宗彝　虎蜼取其孝也

藻　水草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白米取其潔也

黼　若斧形取其断也

黻　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繡之於裳

白与黑謂之黼

黑与青謂之黻

裳之六章　其序自下而上

周礼司服注云王者相変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衮冕九章　以龍為首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

衣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鷩冕七章　以雉為首

華蟲即鷩雉也

衣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以虎唯爲首虎唯毛 衣宗彝 藻 粉米

毳冕五章 浅毳是乱毛故名之 裳黼 黻

刺粉米无畫也 衣粉米

希冕三章 希又作絺 裳黼 黻

衣無文 衣无文

玄冕一章 裳刺黻而已 裳黻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周礼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

又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注云自

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

十二章服

陳詳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于裳則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蜼彝也粉米粉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于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与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与蜼陽之陰也故繡而

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与四
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与四
時相變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以尊其神
明理或然也观周礼称衮冕礼記称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
上服言龍衮不言山則升龍于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
冕毳毛物〻〻虎雖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于火宗彝
可知也升春物于冬春交之上升夏物于春之前則章与四時
相変可知也礼記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行天之物変化不測天
道之象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旟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于
火龍太叔言色止于九文則問之冕服止于九章而無日月星
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无

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爲繡曾之精者爲絺孔穎達申安国之傳謂古者尚質絺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

日月 古者日月星辰畫于衣至周登三辰于旗

星辰 周礼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変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会之次孔安国釋書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鄭氏于書亦以星辰爲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文鄭氏覘文爲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与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故礼記言招摇在上穆天子傳言天子葬盛姬遣日月七星

山 古者衣裳尊圭皆有山鯀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

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 古者衣韍旂旃仪礼有龍旂 冀虞眉輦勺帷皆飾以龍周礼曰交龍爲旂覲礼曰升龍降龍尔雅曰升白龍于摻曲礼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于摻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上嚮然龍繪于上幅非繡于下幅慎之說誤矣

華蟲 翟也翟不特于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褘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特后之車服而舞与表礼亦用焉書于周礼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言揄絞是也孔安国顧氏以華蟲爲二章非是

宗彝 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礼大約剖書于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爲章者以虎蜼在焉

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礼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蜼
罔虢虎蜼爲宗彝其実虎蜼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
蓋宗彝白而虎蜼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爲罽孔安国謂山
龍華蟲爲飾皆臆論也

藻 水草也施于衣与粉而已冕旒与玉藻亦曰藻皆取其文而
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巾車藻水草蒼色今藻色無
蒼赤伏鄭各牽其一偏耳

火 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
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司農曰圜形似
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赤孔安国謂火爲火字
其說与考工記不合

粉米 鄭氏以粉米爲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养人之又

也孔安国曰粉若粟米若聚米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养
然粉亦米為之一物而為二章与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 考工記曰白与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銎黑有剸斷之
义故表裳帨巾扆顯禪之領冒之殺覆槨之幕飾棺用焉

黻 考工記曰黑与青謂之黻施于衣与裳嬰見大記其文兩已相
戾蓋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义也黻亦作韍韍而黻亦亦作黻
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衮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
之黻乃韍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
曰黻取臣名民皆惡向善

侯以明之

周礼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皆設其鵠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注云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貢之士可以与祭者可以观德行其容体比于礼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凡大射各于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凡射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所射正所謂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〻〻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〻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正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九十弓者侯中庶一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庶一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庶一丈尊卑異导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庶与崇方三分其庶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于鳲鵠〻小鳥而雉中是以中之為儁鳲音鳩

王葵祝云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傍飾以虎其中設鵠為的

其鵠貶其弓之數而降殺焉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為侯曰張皮侯而棲革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国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于经而鄉射記言天子燕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于虎豹士布侯畫于鹿豕即獸侯矣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尚書通考卷之五

尚書通考卷之六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蔡氏曰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

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數是直路五千里也

顏達曰鄭玄云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顏達曰薄者通近之義外薄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七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国以為屬二有長故諸侯五国立关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欵以共奬帝室故也方伯謂周礼九命作伯者也王制

云千里之外設方伯〻〻一州之長謂周礼八命作牧者也、
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使師使之相牧以
糾群后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虞賓在位群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〻簫韶
九成鳳凰来仪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
孔氏曰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実之以糠所以
節樂
頴達曰戛擊是非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為柷敔〻〻之
狀經典无文漢初以来李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
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為声也樂之初擊

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為止戛敔之木名為籈戛即櫟也搏柎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

愚按歌者在上貴人声也球也琴瑟也皆取其声之輕清可以比於詠歌故堂上之樂以歌為主雖与堂下之樂相間代作然其奏也又各自為始終其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其音之有節也又搏柎以節之其終也則戛敔以止之雖不可以戛擊為柷敔然戛擊者柷敔之用也故經言戛擊鳴球柎搏琴瑟以詠其言相錯成文意自可見若以為考擊則經文簡質

不當言戛言擊而又言鳴柎則明有其節周礼太師登歌令奏擊柎則柎正為堂上之樂不得謂之柎循矣

球　玉磬也

周礼考工磬氏為磬倨句音鉤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為句而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耳其博為一博也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股博以其一為之厚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厶面鼓内面假令磬鼓廣四寸半者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声大上則摩鍾其旁玄謂大上声清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或作端大下声濁也短而厚則清小胥王樂縣之位王宮懸諸侯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三面其形曲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特縣下於東方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津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面鼎鍾東鼎士亦半天子之士鼎磬而已

薛氏曰天子八堵四肆諸侯六堵三肆卿大夫四堵二肆士二堵一肆 通志曰書云泗濱浮磬泗濱石可以為磬唐代用華原石故白樂天作華原磬以識之

搏拊 見前

琴瑟

琴操曰伏羲作琴世本曰神農作琴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寬和而溫小絃為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含君臣之恩通典言伏羲作琴以脩身理性白虎通曰琴禁也琴止於雅以正人心也

通志曰桓譚雜論曰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為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

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矣

爾雅云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今无其器春桓公曰号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綠綺伯喈曰焦尾而傳玄琴賦則曰非伯喈也琴世本云庖犧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琴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声礼圖旧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〻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尽用之易通卦驗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〻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槐取其氣上也桑取其氣下也見通志

礼書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勁而声清練則熟而声濁孔小則声急大則声遲

故疎越以遲其声然不至於太急練絲以濁其声然後不失之
太清
以詠
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声也
周礼太師大祭師瞽登歌令奏擊柷郢司農云登歌〻者在堂
也登歌下管貴人声也
礼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
下堂下之樂也
管
蔡氏曰猶周礼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
周礼春官大司樂注云孤竹〻特生者孫竹〻枝根之末生者
陰竹生於山北者

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練注云管者貴人氣也

周礼小師掌教簫管瞽矇掌播簫管笙師掌吹籥管燕礼大射皆下管新宮礼記曰下管象詩曰磬管鏘〻簫管備舉尔雅曰大管謂之篇音嬌其中謂之笙乃結反小者謂之篪

郑司農曰管如篪六孔說文云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郑康成曰管如篴而小併两而吹之

通志曰尔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度古者以玉爲管舜之時西王母献曰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形長尺圍寸有孔无度其器今已詩云嘒〻管声

鼗鼓

蔡氏曰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鞉大鞉謂鞞

周礼小師掌教鼓鼗瞽矇掌播鼗蓋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郑氏以為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是也周礼圖曰鼗所以節樂賔至乃作樂故知賔至搖之以作樂也

通志曰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

祝敔又見前戛擊下

詩曰鼗祝敔苟卿曰鞉祝柝控揭明堂位曰楷擊先儒謂之柷敔也尔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

通典曰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以止樂宋依唐制以竹為籈長二尺四寸破一端為十二莖樂將止先擊其首次三戛之此以漢大手樂言之蓋鼓柷謂之止欲戒止於其早也鼓敔謂之籈謂脩潔於其後也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齬陽也樂

作陽也以陰数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数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声之所出以虚為本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帰於実焉故敔為伏虎之形則実而已

樂記曰圣人作為控揭上苦江切下苦八切

笙

蔡氏曰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礼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随作笙通典曰未知何代人也礼曰三笙一和而成声周礼笙師掌教吹竽笙先儒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長四尺簧金鍱為之後世雅樂和皆二十七簧不外設二管定置謂之羕管每変均易調則更用焉由是定置二管於匏中為十九簧笙師祭祀共簧鍾之樂郊氏曰与鍾相應曰笙韓非曰笙者五声之長

通典曰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初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地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曰吹笙則鼓簧矣蓋笙中之簧也尔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漢章帝時零陵之李奚景於舜祠得簧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笙亦匏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蛮笙則是匏其声甚劣

鏞

蔡氏曰鏞大鍾也葉氏曰鍾与笙相應曰笙鍾与歌相應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礼樂人宿懸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鏞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頌鍾〻〻即鏞鍾也

考索曰明堂位垂之和鐘世本云垂作鐘傳曰伏羲之孫鼓延始為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㮚之齊才細切鳧氏為鐘兩栾謂之銑鐘口角也銑間謂之于〻上謂之鼓〻上謂之鉦〻上謂之舞鄭司農云于鐘脣之舞上謂之角〻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鐘柄鐘縣謂之旋〻蟲謂之幹玄謂今時旋有蟠熊蟠龍辟邪鐘帶謂之篆〻間謂之枚〻謂之景鄭司農云枚鐘乳也玄謂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于上之攠音摩謂之隧攠所擊之處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声大外也衾則鬱声不揚鐘大而短則其声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声舒而遠聞

尔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音隱小謂之棧

通志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為鐘礼記云垂之和鐘郑康成云垂竟時鐘工未知孰是

朱子曰鎛鐘甚大特縣鐘也乎樂未作先擊此鐘以發其声樂

既闋乃擊時縣磬以收其韻

又曰大曰鎛尔雅謂之鏞

簫韶九成

蔡氏曰簫古文作𥫗舜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𥫗韶季札覩周樂見舜韶𥫗者則𥫗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有九叙故樂有九成〻猶周礼所謂九変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八音見通志

金一

鐘　栈　鎛　錞于　鐃　鐲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凡十

鐘見前栈鐘東晉初得之則尔雅所謂鐘小者栈也小而編次

之六曰編鐘鎛如鐘而大按前代有大鐘若周之无射非一皆謂之鐘也鎛于鎛時旬反古礼器也圓如錐頭大上小下周礼以金鎛和鼓宋史云今人間猶時有其器則宋非庙庭所用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献始與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音動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鎛于以手震芒則声如雷清響良久乃絶浚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覘之曰鎛于也依于宝周礼注驗之如其言也鐃如編鐘而无舌有柄揺之以止鼓漢鼓吹曲有鐃歌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礼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如大銅罍畚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鐸大鈴也周礼有以金鐸通鼓三礼圖云以銅為之木舌為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方響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

鐵為之倚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国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蔽而擊其上南蠻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夫餘西戎有吹銅角長可二尺形如牛角

石二

磬 鏧虛嬌反 凡二

磬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无句作磬古史考曰堯時人也礼記曰叔之離磬周礼磬師掌教擊磬教縵樂燕樂之鍾磬鏧尔雅曰鏧形似黎管以玉為之餘見前鳴球下

上三

塤　　缶　凡二

塤世本云暴辛公所造云不知何代人周畿内有暴国豈其時人乎尔雅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六孔小者如鵝子大曰嘂音呂嘂音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尔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詩云坎其擊缶

草四

鼓　　齊鼓　　擔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荅臘鼓　　鷄婁鼓　　正鼓　　節鼓

鼓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周礼地官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節声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

鼓之軍事以鼛鼓之役事以晉鼓之金奏礼記云夏后之鼓足
殷楹鼓周縣鼓足為四足也楹謂之柱夫中上出也縣者設之簨簴應鼓在大鼓側以和
大鼓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則
鞀鞞即鞉類也帝王紀曰帝嚳命垂作鞞又有鼉鼓爲近代有
腰鼓大者尺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狀如漆桶大頭設齊
於鼓面如麝齊故曰齊鼓擔鼓如小甕先冐以革而漆之羯鼓
正如漆甬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
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荅臇鼓制廣
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謂之揩鼓雞娄鼓正員而首
尾可擊之処平可数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
節鼓狀如博局中間員孔適容其鼓擊以節樂也節不知誰所
造傳玄節賦云黄鐄玄撗唱歌九韶與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

不拊此則所從來亦遠矣拊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拊之以節樂也雅周礼春官笙師而掌教雅以教祴樂教視瞭也鄭衆曰雅狀如漆筩而聳口大二圍長三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跳蚤之賈公彥云長跳而畫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器築地為之行節以明不失礼

絲五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箜篌

竪箜篌

琴瑟見前筑不知誰所造也史籍惟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祖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頸七寸五分上濶七寸五分下濶六寸五分箏秦声也傳玄箏賦序曰世以為蒙恬所造今見其器上崇以天

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
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国之臣能閑思哉今清樂箏
並有十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斤竹潤其端而軋之彈
箏則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琵琶傳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
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今覩
其器中虛外实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叙也柱十有二配律
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語俗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国也
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為名釋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
把杜擊曰秦若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实其器
不列両廂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体脩頸而小疑其
絃鼗之遺制傳玄曰体圓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允上銳下曲
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両制者謂之秦漢蓋

謂通月秦漢之法梁史称侯景之害簡文帝也使太樂令彭儁
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若無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盖北
国所出旧弾琵琶皆用木撥揮之唐貞觀中始有手弾之法今
所謂掐琵琶者是也風俗通謂以手琵琶之乃知非用撥之又
豈上代固有掐之者手弾法近代已廢自裴洛兒始為之既咸
亦秦琵琶也而項長过於今則列十有三柱武后時蜀人蒯朗
於古墓得之晋竹林七矣圖阮咸所弾与此類同因謂之阮咸
〻世以善琵琶知音律称則朗初得銅者時莫識之太常少卿
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声甚清雅箜篌
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或謂侯暉所作其声坎〻
〻應節謂之坎侯声訛為箜篌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庙雅
樂近代專用於楚声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懐遠波逆亞州造

繞梁其器乎然後相似懷遠其亡器亡絶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旧說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琵而小絃用撥彈之如琵琶也竪箜篌胡樂也漢灵帝好之体曲而長二十三弦竪抱於懷中用両手齊奏俗謂擘箜篌鳳首箜篌頭有軫

木六

柷　敔　春櫝　拍板　凡四

柷敔見前春櫝周制笙師掌以教械樂虡中如筒无底郊申曰春櫝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両空縣昼以手築地賓醉而出以節之斗春杵臼謂之頃相〻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睢陽操用春櫝後代因之拍板長濶如手重十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杵〻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声以節舞亀茲伎人蹲指為

歌舞之節亦杵之意也

匏七

笙　竽　凡二

笙見前竽亦匏也見前

竹八

簫　管　篪　七星　篇　笛　篳篥

笳　角　凡七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尔雅曰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者曰管音言十六管長尺三寸者曰䇿音交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无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实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无洞簫矣管見前篪世本曰暴辛公所造日制

其一曰管非也雖不知暴辛以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特
西王母敵琯則是已有此器辛以安得遺篪乎尔雅曰大篪謂
之所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
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朗吹非雅器也琴邕月
令意句云篪竹也六空有距横吹之七星不知誰所作其長盈
尋篇不知誰所造按礼記葦籥伊耆氏之樂也伊氏已有籥矣
周礼有籥師掌教国子秋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籥羽是
蓋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尔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
也
雅云七孔大者曰産中者仲小者約中丁仲夏籥音握笛馬融長笛賦
此器起近代出于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称丘仲工其事不言
所造風俗通曰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武帝時人後更有羌
笛二說不同未詳孰矣今長笛去觜其加觜者謂之又觜笛按

横因小篪也出漢灵帝好胡笛宋書云有胡篪出于胡吹即謂此胡吹歌云決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横笛愁殺路傍兒此歌元出于北国知横笛是此名也箪篥本名悲葉出于胡中其声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茄為首竹為管茄杜摯有茄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晋先蛋注車駕往吹小菰叅吹大菰〻即茄也又有胡茄漢伯箏笛銀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也角書記所不載或出羌胡以驚中国馬〻融又云出吳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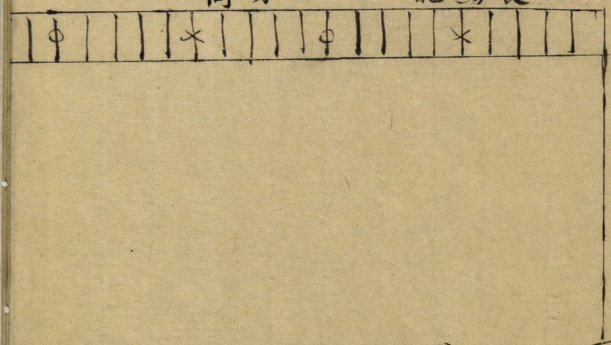
八音之外又有三

一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二貝大蟲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蛮三葉銜葉而嘯其声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芦葉為之形如茄首也

朱子琴律說圖 以黃鍾一均之声為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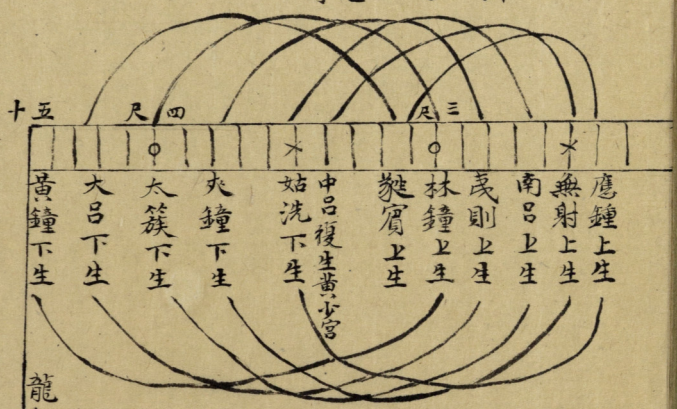
琴長四尺五寸
黃鍾九寸琴長
九尺折其半為
四尺五寸起龍
齦至臨岳

下生者三分去
一上生者三分
益一以宮祉商
羽角為序



臨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羽	祉	角	商	少声第三宮	宮半	羽	祉	角	商	宮半	商
少声亦少	宮	羽	祉	角	商半	宮	羽	祉	角	商半	角
	商	宮	羽	祉	角半	商	宮	羽	祉	角半	祉
	角	商	宮	羽	祉半	角	商	宮	羽	祉半	羽
	祉	角	商	宮	羽半	祉	角	商	宮	宮半	宮
少声宮少第四	羽	祉	角	商	宮半	羽	祉	角	商	商半	商
	宮	羽	祉	角	商	宮	羽	祉	角		

市徽之法
亦皆用三
分去一之
數七至一
號密与七
至十三同



散音	三十	五十	十八	九	八
宮 黃鐘	太角		姑角 中角	林祉	南羽
商 太簇	姑角		林祉	南羽	黃清 少宮
角 姑洗	林祉		南羽	黃清	太清 少商 少宮
祉 林鐘	南羽		黃清	少宮 太清	少商 少角
羽 南呂		黃清		少商	少角 少祉
少宮 黃清 少角 太清	少商	少角		少角 少祉	少祉 少羽
				少祉 少羽	少羽 少宮之少

初弦次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七弦

朱子琴律說

太史公五声数曰九〻八十一以為宮散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祉為九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三徵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徵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十一徵十二律数曰黄鍾九寸為宮琴長九尺而析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九徵〻内三尺徵外一尺五寸上生太簇太簇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徵〻内四尺徵外五尺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第八徵〻内二尺七寸徵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徵〻内三尺五寸徵外十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厘位在八徵内二寸七分内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厘位在十徵九徵之間内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厘六毫在龍眼内二寸半内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厘一毫在九徵八徵之間内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下生夾鍾夾鍾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為第十二徵〻内三尺八寸徵外七寸下生无射无射四寸

八分八厘八絲左八徽內〻〻三尺五寸徽外三尺五中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之徽六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鐘八寸七分八厘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声為四寸二分八厘有奇口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礼鄭注以淺簡便凡律寸皆九分〻皆九厘皆九絲〻皆九忽琴長尺皆十寸〻皆十分〻皆十厘〻以下不收

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內至于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声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声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声律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于声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于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尽者耳　或曰若子之言声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与皆迂回屈曲而难

通无乃出于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数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与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与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数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鐘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鐘之祉五絃南宮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于龍齦皆終于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声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声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声之初言之則黃鐘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宮声之初矣数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簇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数七十二律八十徽内四尺姑洗則應于十一徽而為角数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内三尺五寸中呂應于十而為角律六寸五分八数有奇徽内三尺五寸

但姑洗惟三絃用之餘絃則皆用中呂　林鐘則應于九而為社數五十四律六寸微內三尺南呂則應于八而為羽數四十八律六寸微內二尺七寸　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倣此而其姑角應于十三之左用商數後放此林社應於十南羽應于九黃清少宮應于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社應于十三南羽應于十一黃清少宮應于九太清少商應于八四絃則林鐘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社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于十太清少商應于九少角應于八　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羽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于十二少商應于十少角應于八九之間　六絃之黃清則固起于龍齦而為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于十三少角則應于十少社則應于九少羽則應于八　七絃之太清則固起

於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祉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声可得而見而声数律分与其徽内之処長无不合焉然此皆黄鐘一均之声也若大呂夾鐘蕤賓夷則无射應鐘之為律則元所用於黄鐘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声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黄太之間律八寸七分七厘有奇内四尺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厘有奇内三尺八寸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厘内三尺一寸八寸半夷在南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厘有奇内尺二寸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厘有奇内二尺五寸應在无右律四寸六分六厘内二尺四寸簇宮見本章圖說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声十二律之應次各如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為宮六七間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四五間為羽○次絃七徽承宮而為商六右為角六右為祉五為羽四五間為宮○三絃七徽承商而為角六為羽五為宮五右為商○四絃承角而為祉六左為角六右為羽五右為角五間為角○五

絃七徵承祉而為羽六左為宮六右為商五左為角三四間為祉○六絃承羽而為宮七右為商五右為角五為祉五右為角四五間為羽○七絃為商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祉五為羽四五間為宮　四徵之後以至一徵之後則其声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声處希不能尽載然其文蓋次第亦与上而節不異但加侵容耳○凡五絃起於龍齦初絃五声次絃四声三絃三声四絃二声五絃一声凡十五声皆二声○初絃七徵次絃八徵三絃九徵四絃十徵五絃十二徵六絃龍齦以後為第二宮各五声七絃龍齦以後四声凡三十四声皆少声也○初絃四徵以下至七絃八七間以後為第三宮各五声凡三十五声皆少〻声○初絃一徵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声次絃二声三絃三声四絃四声五絃五声六絃五声七絃四声凡十九声扶為少〻入前三十五声数内惟六絃一声七絃二声凡三声為第四宮又別為少〻少声通為二十八声○合一琴而計之為百十有二声但七徵之左為声律之初氣厚身長声和節緩故琴之取声多在於此七徵則為正声正律初氣之餘承祉羽既尽之後而黄鐘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徵之為声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于初而得其斉為氣已滿

復息声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过此則其氣愈散地愈迫声愈高節愈使而愈不可用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徽六承已應之次以復于初而得其斉而終有所不能也也此處但没声多取之自當則論而俗曲繁声六或有取則六非君子所宜听也大抵琴徽之分布声律正与候氣同是一法而六不能无少異候氣之法闊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实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庭則各随其律之短長以為浅深黄鍾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〻鍾最短故最浅而最後應今異其法于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龈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平也声音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放按此鼓之而其声之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

應先後為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為之序拗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实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实有管長短而无大小（圍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而先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于龍齦者也是以侯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于上而无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于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絃大小為五声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保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无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明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独以荒淺之孝聾瞶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子之駭於听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忍信于當世之人乎姑以既余之所

疑焉耳抑此七弦既有散弦所取五声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声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弦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弦之宮而一齊焉蓋散声陽也通体之全声也无所受命而受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声也受命于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声自然无形数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及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声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矣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固以與隆親小人遠矣臣則咈此理而世以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凡既立此律

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徵而有声者皆今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徵而无声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惟第十三徵有徵无声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变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偶俗者自當進据可為之会而發其鳴声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无人之境而籍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尽之矣